

# 奔赴事发现场

□ 张树永

遇有重要事情，特别是突发事件、事故，记者第一时间奔赴现场，这几乎是其职业本能。闻声即动，风雨兼程，奔走在采访路上，你可以把这理解为新闻记者的一种职业内涵和形象。

多年在河北法制报社从事采访工作的我，有时会倏然间浮现一些情景：不顾危险、“抢”新闻、“挖”事实、执着较真、沉到最基层——这就是记者。

2019年最后一个月，我和同事章彤华前往赞皇县公安局许亭派出所和交警大队巡检司警务站中队采访。这两个公安基层所队都在赞皇县西北部的太行山区，处于山西和河北的交界处，辖区地理环境复杂，工作条件艰苦。

在许亭派出所座谈的时候，所长赵智勇顺口提到一个案子，是刚刚发生的一个环境污染案，立即引起我和彤华的注意。有人往山上的丛林里倾倒大量有毒有害物质，造成严重污染。发现后，赵智勇等民警前往案发地，结果一靠近现场，强烈的气味就把人呛晕了，喘不过气来，非常危险。我和彤华不约而同提出去现场查看。

许亭派出所辖区面积234平方公里，比附近的高邑县面积还大。境内山高林密，地广人稀。案发地在山西和河北交界山岭的河北一侧，山高路险，离派出所驻地远。我们原计划的采访安排很

紧凑，时间紧张，况且案件还在侦破中(初步认定嫌疑人来自山西，为隔省作案)。但考虑到许亭这样一个偏僻、基层的派出所，办这样的严重污染环境案不容易，深入了解此案，会帮助我们更深入理解、认识基层民警的工作状况。更何况，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采访、了解案情的机会，万一哪天案子侦破了需要报道，我们就有了一份主动，我们得“时刻准备着”。

案发地的山岭叫黄沙岭。在我们当时的报道里有这样的描述：“一边是深不见底的沟壑、悬崖，一边是陡峭突兀的山壁，走不了几十米就是一个拐弯儿或是陡坡，甚至是急弯儿、死弯儿。走在这样的盘山路上，在视觉好的地方，抬头可见车在头顶上走，低头则见车在脚底下行。最宽的地方勉强够两辆大货车错身，而最窄的地方只能一辆车贴山而过。一辆辆大货车不停地轰隆隆开来驶去，蠕动在这连绵陡立的山梁上。这一切，让初次走在这条路上的人不免心惊胆战。”

我们的车向山上爬着。突然，民警指着路旁一片白色的区域说：“这就是。”车一停，章彤华即刻下车，三步并作两步走入现场。

路旁现场只是一小块，更大的现场在道路下面的山坡上。倾倒是从陡峭的路旁将有毒有害物质倒下。下面是深沟、丛林，我们看到大片白花花粉状物质，好像幕布一般顺山而下，树林深

处还有倾倒的大圆桶等。有毒有害物质虽已经清理过，但由于坡陡沟深林密，彻底消除很难一下完成。

现场立着警示有毒的木牌。虽然过去些天了，但还是气味很大，呛得人难受。彤华咳嗽，感到不适，自己也觉得呼吸不畅。听民警讲述情况，迅速记录、拍照，我们紧张忙碌着。

下山了，彤华仍有咳嗽。我们当晚便回到石家庄。

一般情况下，刚发生的事件不容易“摆拍”。事发现场信息源多，记者最容易找到真相，也便于报告客观、理性、有价值的新闻。

2007年5月9日上午，平山县下口镇下口村发生爆炸，事故共造成4人死亡，多人受伤。

我报接到这一线索时，已不是第一时间。当时包括北京、南方的一些媒体都在往案发地赶，有的已先期到达。报社派我带一名实习生前往采访，并有司机张师傅驾车一同前去。

下口镇位于平山县西南部太行山区，境内群山纵横，层峦叠嶂。从石家庄通往下口镇的路有100多公里是山路，起伏跌宕，拐弯抹角。车需要开得既稳又快，着实得有功夫。

好不容易到了下口村，发现唯一进村的道路拉上了警戒线，车是不能进了。道路狭窄，路旁陡峭。“就停这吧。”张师傅说。我观察了一下，发现警戒线内仍

可以进入，于是推开车门，顺土坎子跳了下去，径直往远处一片残墙断壁、瓦砾成堆的地方跑去，那里疑似就是爆炸现场。车上的实习生对我突然的动作十分惊愕，愣在那里不动。“还不跟你老师下车，他去现场了！”我依稀听见张师傅说。

如此跳跑，除了是本能的反应外，我当时还有一个想法：万一进一步警戒了，那采访就困难了，必须全力以赴往前赶。

爆炸是由村民私藏炸药引起的。爆炸的破坏力相当大，有村民形容“好像地震”“巨响、滚滚浓烟”。爆炸中心的民居几乎夷为平地，离爆炸地点相望近百米的下口镇中学教室玻璃全被震碎，房顶的瓦全部被掀翻。正在上课的师生有受伤的，被送往不同的医院。记者看到的教室满目疮痍，空空如也。

这些信息，在当时获得很不容易。勘查现场，走访村民，问这问那，一点一点筛实。没有一个权威的知情人，很难获得准确的信息，比如，伤亡人数，一片慌乱中，怎么统计？

在尽可能的采访到位后，我报及时刊发出《平山县下口村发生爆炸 截至目前4人死亡，数十名学生受伤》的报道，收到积极的社会反响。报道对正视听、立即开展对民间私藏炸药的检查以及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发挥了促进作用。

## 风箱声声

□ 袁守成

那天，家住农村老家的哥哥打来电话，说村里正在安装天然气，让我回老家一趟，看看我那老房子在哪儿安装暖气和炉罩。我听到这消息后高兴不已，因为村里也将告别用柴做饭、用煤取暖的历史，享受到与城市里一样的生活。由此突然联想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烧柴火拉风箱时代，“呼啦呼啦”的手拉风箱声又回响在耳畔，让我深深地陷入对昔日那段清苦生活的回忆中。

那个年代，农村家家户户锅台旁边都放着一个风箱，因为它是必不可少的做饭工具。风箱其实就像一个长方形木箱子，箱内有一块活动的夹板，夹板中间连着一根拉杆，拉杆推拉时夹板像活塞一样来回活动，而夹板四周都绑着鸡毛，鸡毛勒得很紧，这样既密封又“润滑”。箱子前后各有一个风盖，风箱的拉杆拉出时，后端风盖打开，前端风盖封住，空气从远端被吸进来；当它被推进时，后端风盖封住，前端风盖打开，空气则从近端被吸进去。在向里和向外的两个过程中，被压缩的部分空气经过风箱内侧下边的风箱嘴，输送到灶膛，让火燃烧更旺。

人们使用风箱一来是做饭快，二来是为了省柴火。因为那个时候家家柴火不够烧。大人们在做饭时，一手拉风箱，一手填柴火。碎柴燃烧不快，特别是赶上风向

不顺、烟道不痛快或下雨阴天，从灶膛口里往外倒烟，烟熏火燎熬不了饭，但用风箱一吹，火苗子蹿老高，做饭特别快。

小时候我很喜欢拉风箱听“呼啦呼啦”的声儿，感觉挺好玩儿的。一次，母亲正做饭时被邻居喊去帮忙，就往灶膛里填上两把柴火后，坐在地上，脚蹬着风箱，双手使劲拉风箱，“呼啦呼啦”拉得山响。但只拉了一会儿就累了，索性就不用风箱，只管把灶台旁边的柴草不断地往灶膛里填，一会儿锅里的水就烧开了。等到母亲回来，我得意地说：“我把饭烧熟了。”而母亲拉下脸问我：“那些柴火都烧没了？”她很生气地说，“今年柴火不多，要用风箱，省着点烧，不然冬天做饭、取暖就难了。”从那以后，我记住了母亲的话，烧火拉风箱，柴草省着用。

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人们才不再愁没柴火烧了，对风箱也没有那么依赖了。到后来，铁片制作的手摇式“小风葫芦”出现了，用起来很方便。再后来，人们用上电吹风机，人工烧火做饭逐渐“脱产”。一直到现在家家户户都用上干净、便捷的电饭锅、电磁炉等灶具等。时光荏苒，当年“风光无限”的风箱已基本被淘汰，用风箱做饭的时代也已成为历史，成为遗失的梦，在人们的记忆中慢慢消失。

## 流星

□ 路福

在非洲的撒哈拉大沙漠中，有一种植物，叫短命菊。它的整个一生的历程，只有短短的三四个星期。

短命菊的种子坚守在干旱的沙漠里，只要略微降一点雨，地面稍稍有点湿润，它就立刻使劲涨破种皮，顽强地钻出地面，开始拼命发芽并生长。

在雨后短短的几天内，可以看见，本来一片黄色的沙漠，很快变得绿意盎然。发芽之后的短命菊紧接着就开出一朵朵的小花，开了花之后立马就结成圆圆的小果。

当果实成熟了，整个植株就很快枯萎，生命也就结束了。接着，枯萎的植株在风沙中被肢解，四处飘散。短命菊的果实这时就破裂了，滚来滚去，种子也四处撒落传播，然后潜藏在泥土里，等待着下一个生命的轮回季。

短命菊短短的一生，像不像一颗流星？

埃菲尔铁塔下，有只小蜗牛，它忍受着寂寞，遥望着星空，背负着重重的外壳，默默地一步步攀登。在它漆黑的眸眸里，是浩瀚无垠的太空，那正在划破苍穹的一颗颗的流星，点亮了小蜗牛略显疲惫的眼睛。

还有那些流星，真的不需要为谁在漆黑的太空中停留和守候，它们只管发光发热，只管描绘出这世上最美的弧线，犹如靓丽美女的身形。

是的，流星也是生命，而且是有情怀的生命，本身就是为美、为艺术、为理想而来，即使燃烧自己，最后彻底陨落，也要疯狂张扬自己曾经的光芒！那些存在几亿年傻乎乎的石头，更是见证了茫茫宇宙的历史，但又怎样？没有自己的声音，没有自己的光亮！

也许闻来一只黄鹂鸟，在笑骂腾腾的小蜗牛，但小蜗牛绝对不会在意。谁都有自己的生命轨迹，不会因为一些外在因素，打消自己攀上埃菲尔塔顶的勇气。

小蜗牛明白：塔顶上有葡萄、有琼浆，更有一览无余的星空。到那时，即使耗尽了自己最后的一滴血，生命到了尽头，但看到了流星，拥有了星空，了无遗憾。

一个人能有多长的寿命，200岁吗？但比起地球46亿年的历史，实在是微不足道。宇宙都不是永恒，不要幻想生命的长久。活一天就燃烧一天，做一颗发光的流星！

（作者单位：邯郸市肥乡区公安局）

## 盘山游

□ 陈汝嘉

盘山属于燕山山脉的余脉，山势雄伟险峻，层峦秀丽清幽，近观水石清奇，遥望云海松涛，号称步步有迷人景色、逢景有典故传说。

经过“莲花池”，从“入胜”经“元宝石”便看到大石桥头的迎客松。据说乾隆皇帝先后28次登临盘山，每次都要到大石桥上休息一会儿。

天成寺的佳景果然美不胜收，迎石耸立的峰，叫翠屏峰，下有古塔回应，塔前有一香槐与塔同龄，两棵高大挺拔的白果树构成一幅天成画卷。在这里，有乾隆皇帝的御碑，前碑是1742年乾隆留下的《游盘山记》，上书：“连太行，拱神京，放碍石，距沧冥，走蓟野，枕长城，是为盘山。”具体地描述了盘山的地理位置。碑文的下半部分，用诸多笔墨描绘多次游盘山的盛况。《游盘山记》并非乾隆的御笔，他的真迹在碑的背面。乾隆九年（1744年），他在游盘山诗中写道：“虚窗四启晓霞流，人在层岩最上头。诗句偶拈今日暇，风光宛似昔年秋。泉淙涧底琴音写，峰倚天边画景收。”他为盘山的景色所陶醉，感叹：“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

盘山的三盘之胜，即上盘松胜，蟠曲聳天。整个山的景物被苍松翠柏所覆盖，在盘山最大

的庙宇——万松寺上。我们看到的万松寺望海楼的遗址上，有一棵巨大的松树在壁立千尺的石崖顶端平行生长出来，好像一只彩凤翘起了尾巴，又如孔雀开屏，这就是盘山著名的凤栖松。乾隆在此曾诗兴大发，御笔题字：“天下何处无松，盘山松乃天下松之宗；盘山何处无松，盘松乃盘山松之祖龙。”一语道出盘山上盘之松胜。

我们开始朝盘山的五峰主峰挂月峰进发了，山势越来越险峻，路越来越难走了。有几段路简直要手脚并用才能勉强爬得上去。

我们终于胜利地攀上盘山的顶峰——海拔864米的挂月峰。站在挂月峰北面钟亭旁极目远眺，忽隐忽现的峰峦，像岛屿一样，隐现在虚无缥缈的云海之中。白云来去，时起时伏，似波涛汹涌澎湃，山风起伏，松涛轰鸣。那真是缕缕浮云横脚下，山在虚无缥缈间！

（作者单位：廊坊市安次区人民检察院）



## 秋天的样子

□ 田恩忠

《莱根谭》说：“花看半开，酒饮微醉，此中大有佳趣。”细品之，花半开，含苞欲放，最鲜艳，然而盛极必衰，花开花落，向果实走去，向成熟迈进，秋天才更美丽，更真实。宜浓宜淡，亦庄亦谐，硕果累累，不带俗气，低下头来感谢大地恩赐。

秋是成熟的标志。《诗经》中有：“七月亨葵及藟，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在沧州民谣有：“七月十五枣红圈，八月十五枣落杆。”红枣满树，就像珍珠玛瑙坠枝头，鸭梨和苹果

香味溢出果园，在空气中弥漫，沁人心脾。柿子红了，每棵树上挂满红彤彤的小灯笼，这是最美的喜庆。农家院的门前黄澄澄的玉米棒子锺儿，圆圆相连就像金色的万里长城。秋天的日子像辣椒一样红火、南瓜一样敦厚。蟹肥菊黄，鱼虾满塘，瓜甜菜青，稻谷飘香，赤橙黄绿，悦目赏心。“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天湛蓝水清涼，让人心旷神怡，采一束秋菊，留遍地金黄。

秋是收获的季节。谷子压弯了腰，高粱羞红了脸，向日葵也低下头朝着东方叩拜太阳，耕耘下的种子有了收获。粮入

仓，菜入窖，红薯土豆要储藏。我很喜欢刨红薯的劳作，先把红薯秧割掉，然后用三齿或大叉子刨，刨一墩狗头薯老此不疲。一垄垄红薯就像起伏的山峦，沟沟相连。花生在沙土地里最适宜，用大叉子一掘，用手一提，土落果就像一窝猴。在野外烧刚刨的花生，用黑豆黄豆棵子做燃料，花生毛豆混着吃，很有嚼头，是原汁原味的香。个个吃成黑狐狸嘴、像得道欲仙的样子。

秋是时令的更替。秋天的季节是美好的，长期以来秋季为大秋，占一年收成的70%，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时节。人

生何尝不是四季呢？阅尽满园春色，走过繁花似锦盛夏，经历草木轮秋，人在成熟老练，不再在乎名利升迁，不为琐事纠缠，半隐半退，遇事明辨，半耕半读，儿孙绕膝，享受含饴弄孙之乐，经营家国情怀，收拾美丽家园，谈修养，说家训，论诗书，宠辱不惊，物我两忘。在深秋中思考，静听雪花扣门，红梅报春，用足冬天的储备，读书便是艳阳天。

秋天是清澈爽朗的样子。我不喜欢古人的悲秋，“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秋天来临，天高气爽，天地之间都特别通透，特别是雨后或傍晚的霞光，更多彩艳丽，斜阳撒金，福生万里，收获金秋，钟灵毓秀，回首秋阳的橘红烂漫，秋天的日子最厚实，秋天的山河更壮丽，享受秋凉的滋味，留住“金”的颜值。

（作者单位：沧县人民检察院）



秋天的号角

王文生 摄

## 童年时的夏晚

□ 郗世民

我的家乡在鹿泉区最南端的封龙山脚下、龙凤湖的南面。我出生在六十年代初，在我的童年别说电扇，就连电也没有。每当到炎热的夏晚，孩童们不会去捉迷藏、玩跳绳，大多数人家都会早早地来到房顶上睡觉。不过有梦游和打滚的孩子，父母绝对不会让他上房睡觉的，怕从房上摔下来摔伤，甚至落下终身残疾。

我们兄弟姐妹五个，我是老大。夜幕降临时，我趁父母还没收工，先到房顶上，用簋子秸捆扎的笤帚把房顶扫干净。我们这里的房子都是用煤渣和白灰混合后砸的房顶，平整光滑，在上面铺上用一种草茎编制的凉席（草席）。吃过晚饭，父母就会带着我和弟

弟妹妹上到房顶上乘凉。我们这里的房子大部分是房连房，男人们串房聚在一起，抽着一头粗一头细自卷的旱烟，讲着故事、说着趣闻，好热闹；女人们看管着孩子们，不让在房上乱跑，同时手摇着芭蕉蒲扇给孩子们扇风送凉。我躺在凉席上享受着，母亲用扇子送来的凉爽，看着天空中的星星，顺着银河，寻找着牛郎星、织女星、北斗星……

仰望星空，它就像一块湛蓝无边无际的布上面镶嵌着月亮，旁边许多星星都簇拥着它，众星拱月。星星就像一只萤火虫，忽闪忽闪，给深蓝色的天空增加了生命的灵动，让寂静的天空更加可爱。

劳累了一天的母亲，扇着扇着就睡着了。不过我家住在村的西边，不管是西北风还是西南风都会从我家房上掠过。微风拂面，吹走了睡意。在这个有月亮的晚上，皎洁的月光洒在广袤的大地上，伴着青蛙在溪水边歌唱，给农村炎

（作者单位：石家庄市鹿泉区公安局）